

风物

彩虹倒卧大运河

邢承谦

人都说，人间最美的景色莫过于雨后的彩虹，弯弯长长，绚烂多彩，像一条绮丽的彩绸悬挂在天空，宛如“千丈虹桥望入微，天光云影共楼飞。”

彩虹固然美丽，却短暂易逝；而坐落在沧州市肖家楼南排河穿越大运河的倒虹吸，却像一道静卧在大运河之下的彩虹，不张扬、不炫耀，默默地展现着“一河通南北，千载连古今”的历史价值。

在沧县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天下有河不为奇，河下有河古来稀”；《沧州地区水利志》中也收录了这首名为《十字水交叉听指挥》的诗歌：“南排河，穿东西，运河水，纵南北；古来只见过十字路，谁还见过十字水！人为河水来铺‘轨’。‘倒虹吸’显神威，劳动人民多智慧；虹中河水涌，一泻千里飞……”都是用来形容这里的倒虹吸工程。

我思

笔记七则

祝相宽	三	五
一	二	四
2008年的《河北作家》发了我的一篇短文，题目叫《诗缘三十年》。对于诗歌，我曾有这样的表达：“我感激诗歌，感激这世界上有这么一种美好的抒发心志的方式，像阳光或冬日的炉火照耀着我，温暖着我。”	喜欢胡茗茗发表在2020年9月《诗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为什么还要抒情》，觉得她说出了我想说却说不出来的话，遂推荐给身边的朋友们。她说：一些人“把批判的枪口对准了抒情”“将诗歌中的抒情指认为虚假浮夸、矫揉造作，嘲戏为过时的咏叹和无力的感伤”。她追问：“诗歌为什么不能抒情”？她有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反抒情的本质就是反诗歌。”	有人建议我，别总是大运河、大平原、庄稼、乡亲，写写恒河、写写阿尔卑斯山、写写维也纳金色大厅。我说对不起，请原谅我目光短浅。家乡的田野、河流早已给我打上生命的印迹，它们与我的血脉同在，与我的诗歌同在。这可能就是作家李浩称之为“根性写作”的东西。
“这些年，诗歌给了我太多东西，比如安静、自信、充实、爱和小小的幸福，比如对土地对故乡对亲人的热爱和感恩，比如对一些弱小事物（小花小草或一只七星瓢虫）的关注和同情。”	记得刘章先生在一篇评论中谈及诗歌与抒情时，引用白居易的话，“‘诗者，情情、苗言、华声、实义’，诗有情就有了根基，不是水上浮萍，不是海市蜃楼”。这句话一直被我铭记于心。有人说，无情不诗，诗之情犹灯之光。愚以为是。	有人问我什么是诗，我先说什么不一定是诗，我以为：一、分行的文字不一定是诗；二、句句押韵的顺口溜不一定是诗；三、玩文字游戏、摆弄大词、通篇生字的不是是诗；四、甩膀子喊口号的不是是诗；五、口水泛滥脏话连篇绝对是（我故意停顿了一下）对诗歌的糟蹋！
二	二	七
何香久老师曾在《祝相宽诗论》中这样说：“他注定是一个为诗而生的诗人，他栖息在他的诗中。”这份深情的鼓励，至今让我温暖。只是我从来不敢戴上“诗人”的桂冠招摇，甚至不愿在更多场合谈论诗歌。在我心灵深处，诗人是我仰望的星辰，诗歌是闪闪发光的瑰宝，我不过是星光照耀下孤独的夜行者。		

汉诗

运河古槐

眺凤霞	俯视着脚下的大运河
沿着一枚叶脉的纹理攀爬	跨越大江南北的你
追溯到永乐年间	注定成为一方百姓的福祉
一个秋阳斜照的午后	孝庄皇帝挥笔写下的“槐王”
一粒怀揣梦想的槐种	至今，依旧闪着光芒
在山西洪洞县和光霁们	
一起打点行装	
带着泥土，带着眷恋，带着	不知道多少虔诚的目光
无法替代的乡音	曾在此驻足，沉思，仰望
风尘仆仆踏上迁徙的旅程	更迭的岁月
	摇落一树又一树的槐花
万苦千辛，行至清州	盛开一年又一年的守候
扎根风清水秀的运河岸畔	一层又一层的落雪覆盖着你的
六百个寒暑春秋	青春
六百个时光荏苒	却不曾凌乱你
每一片叶子，都是	根扎地下的心志
注视天空的目光	教会我们懂得尊重命运，踏实
	做人

诗二首

李俊峰	清风楼
朗吟楼	名楼矗立运河旁，
一座名楼冲碧霄，	挺拔入云清风扬。
重建雄姿胜前朝。	晋代永康始初建，
洞宾神话千古事，	几度被毁几复康。
运河圣水万年涛。	登临远眺沧州景，
墨客登临留诗赋，	今人打卡赞声高。
嘉木葱茏绿两岸，	夜色霓裳熠生辉，
帆船点点闹新潮。	水光楼影映辉煌。

建14孔，投入劳力最多时达1.1万人。当时没有挖掘机、起重机等大型机械，全靠人力，堪称人海战术。沧州本地不产沙石料，也不产水泥，所用沙石料水泥都得从太行山拉过来；没有汽车，就从附近村上调集了300多辆大马车，三匹马拉一辆马车，日夜不停地从太行山运送沙石料和水泥过来，绘就“三百辆大车进太行”奇观。就这样，5000多位劳动者，肩挑背扛，人抬车推，苦战近11个月，完成了这项中国水利工程史上的奇迹。那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让人联想到清明上河图史诗般的画卷。	水兴则邦兴，水安则民安。建成后的倒虹吸工程不仅壮观，也发挥着防洪、除涝、引水、蓄水等极其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1976年大旱之年，仅经李二庄闸从南运河向南排河引水3.25亿立方米，再加上南排河上游地区的沥水，倒虹吸引蓄水量达
4.2亿立方米，灌溉了70多万亩农田。	
肖家楼倒虹吸不仅是前无古人的浩大的水利工程，也是一片绝美的人文景观。每当汛期，南排河水穿运河而过，22个闸门激流喷吐，如万马奔腾，气势磅礴，蔚为壮观。沿着南排河和运河河道打造了倒虹吸滨河公园，形成了辐射周边十里八乡、风格独特的运河文化旅游景点，让寻常百姓更亲近这座立交水建筑，了解它背后的故事。1975年河北省发行的3市斤地方粮票，印制的背景图案就是南排河标志性建筑倒虹吸穿运工程，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	
据说，原来大运河西岸一带被称作“月河湾儿”，每次发洪水的时候，村民将河边的柳树不完全锯开，然后顺着水流的方向推倒，减缓洪水对堤岸的冲刷，用当地人的老话叫“不灌月河不挂柳”。如今，河堤仅存	

挑路过桥·1985（油画）	李维学 作
在一家名叫“陶一阁”的店铺前我停下来，宁波有一个藏书的名阁“天一阁”，余秋雨老师曾拜访和写下它的故事，于是，我好奇地迈进“陶一阁”的门，一探究竟。原来，这里是一家陶瓷手工制作工作室，也兼卖陶瓷艺术品，花几十元钱，就可以接受专业人士的指点，亲自塑造自己的陶瓷作品。壁橱上的作品是老板的手艺，非常精美，每一件都令人爱不释手，我为自己挑选了一个精美的手链，上面有手工陶片作品，非常中国，非常传统，我十分喜欢。如果有来生，我愿意生在运河岸边，开一个这样的小店，做独一無二的工艺品，等爱它的人出现时的惊喜。	
我喜欢看运河漕运船只穿行在拱宸桥下，最后一段一段消失在桥的一侧，我仿佛看见了历史，看见了穿古代服装的先人，在运河沿岸生息存亡，仿若我参与了这般轮回，所以沉思和回忆是那样亲切自然。	
在拱宸桥的一端，有一个别致的咖啡馆，大幅的宣传海报上记载，这里不仅是时尚咖啡馆，也是杭州诗人沙龙所在地，其老板就是资深女诗人。我在咖啡馆小坐，虽然没有看见女诗人，但是我的感触是，诗人和运河真的有缘缘关系！	
第二站是去杭州保存最完好的一座七孔石拱桥——广济桥。沿运河北上，广济桥位于余杭区塘栖镇，这里河道整治，古镇基本保持、恢复了原貌，两岸店铺林立，运河遗迹遍布四周，其中就有著名的富义仓。富义仓是当年杭州米粮的来源地，与北京的南新仓并称为	

抢路过桥·1985（油画）	李维学 作
在一家名叫“陶一阁”的店铺前我停下来，宁波有一个藏书的名阁“天一阁”，余秋雨老师曾拜访和写下它的故事，于是，我好奇地迈进“陶一阁”的门，一探究竟。原来，这里是一家陶瓷手工制作工作室，也兼卖陶瓷艺术品，花几十元钱，就可以接受专业人士的指点，亲自塑造自己的陶瓷作品。壁橱上的作品是老板的手艺，非常精美，每一件都令人爱不释手，我为自己挑选了一个精美的手链，上面有手工陶片作品，非常中国，非常传统，我十分喜欢。如果有来生，我愿意生在运河岸边，开一个这样的小店，做独一無二的工艺品，等爱它的人出现时的惊喜。	
我喜欢看运河漕运船只穿行在拱宸桥下，最后一段一段消失在桥的一侧，我仿佛看见了历史，看见了穿古代服装的先人，在运河沿岸生息存亡，仿若我参与了这般轮回，所以沉思和回忆是那样亲切自然。	
在拱宸桥的一端，有一个别致的咖啡馆，大幅的宣传海报上记载，这里不仅是时尚咖啡馆，也是杭州诗人沙龙所在地，其老板就是资深女诗人。我在咖啡馆小坐，虽然没有看见女诗人，但是我的感触是，诗人和运河真的有缘缘关系！	
第二站是去杭州保存最完好的一座七孔石拱桥——广济桥。沿运河北上，广济桥位于余杭区塘栖镇，这里河道整治，古镇基本保持、恢复了原貌，两岸店铺林立，运河遗迹遍布四周，其中就有著名的富义仓。富义仓是当年杭州米粮的来源地，与北京的南新仓并称为	



抢路过桥·1985（油画） 李维学 作

“天下粮仓”，一侧有水北明清街、浙江水利通判厅等建筑群。	
我一个人走在坚固的石桥上，放眼望去，运河两岸风景独好，白墙灰瓦，倒映在水里的依然是一模一样的白墙灰瓦，水里也有一座同样高矮的七孔桥，我在桥上望见我自己。似乎还看见了什么，我一个人流连忘返。	
有几个手提菜篮的老人坐在石桥上休息，他们早已习惯在桥上桥下来来去去，感受不到我此刻的欣喜，脸上都是平常不过的表情。我的脸上也是平常的表情，而我的心里是复杂和激动的，桥上似乎有人等过我，我也似乎在桥上眺望过无数回远方的船只，手提过无数蔬菜及蔬菜一样的命运或叹息走过这里。	
也许出自想象，也许出自电视画面，总之，我爱石桥，爱它的古朴风情，爱它吸收的日月精华，爱它不肯老去的身姿，更爱它于运河之上的历历过往。	
因为有充足的水源，南方建筑就是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诗画总和，因为有水，别致、细腻、风情，都有各自的独特味道。北方的我细细品来，就恨不能即时拥有这份恬淡适宜的生活。	
运河，可以没有船，但如果沒有石桥，就没有了强烈的视觉和情感冲击。如果只有保存很好的石桥，而没有能行船的运河水，就没有必要来回行走寻觅一种亲切无比的牢固古味。运河和石桥就是不可分的一对臂膀。	
在杭州，运河仍再现着昔日的繁华，运货船鸣响汽笛，两岸古建林立，水上巴士可以与西溪、钱塘江连接，可以直达市中心武林广场码头。	
运河水运送着船只、游客、历史，像一本厚厚的教科书，把沿岸的故事通过水花，由过去推向未来，由落后推向蓬勃。	

传奇

何经络

高火花

清晨五点，夏日的天极蓝，河极静，风像是刚从冰箱出来，凉凉爽爽。三十岁的何经络着一身牛奶丝白太极服，迈着长步，稳健地行走在河边景观带。

何经络本应四点半就到这里，没想到半路遇上一位卖甜瓜的村妇犯病。对方将电三轮车停放路边，整个人倚在车身侧面，面露痛苦，左手僵直，右手时不时拍打几下左手臂。何经络问，是不是头晕、手发麻？村妇瞪大眼，透出几丝警惕，而后艰难站直身子，双手死死按住围挂在腰部的小黑包，半天不说话。

何经络明白，只得解释：放心，我是中医，看你很不舒服，或许可以帮到你。村妇才艰难开口：是呢，不知咋回事，突然就头晕手麻，你这么年轻是中医啊？何经络没解释，只问，之前脖颈或两肩是不是疼过好一阵子？村妇点头。何经络说，那我扶你坐旁边景观带石阶上，我试试。村妇疼得几乎是直着脚过去坐下。

何经络先用双手十指按村妇后脑勺，紧接着是后脖颈，然后是两肩，最后双掌一掰一提村妇脑袋。做完这些，何经络问，好点了吧？

哎哟，不晕不麻，好多了！你可真行！村妇连连道谢，笑着从包里拿钱。何经络赶紧阻止，大清早去卖瓜，怪不容易的，听我一句，卖完瓜，最好再去医院拍个全身的片子，及早治疗。

何经络要去的地方是河弯拐角处的老柳树下。前两天下了两场雨，现在的河面很宽，河水几乎要与岸齐平。走在这里，河水体验着他的喜怒哀乐，然后帮他整理思绪，带走他全部杂念。

三四岁时，何经络常常泡在一堆药材里，那是老中医爷爷的药材。陈皮醇香、白芷辛香、何首乌微苦……何经络越闻越喜欢。稍大些，何经络已能识别多味药材。

一日，爷爷诊所来了一位五十岁上下的男子，高个子，一百多公斤。男子气呼呼地将一包药甩在爷爷的方桌上，怒言爷爷抓假药糊弄百姓。爷爷不气不恼，捋捋灰白胡须，用药勺轻轻拨开桌上药材，然后微笑转头让何经络上桌辨认。原本有些害怕的何经络，突然不怕了，自然大方地坐在爷爷腿上，用药勺拨出一味药材，闻一下说，钩藤，再一拨说，天麻。到第七味药材时，何经络一闻，眉毛拧成小疙瘩，说，这不是药，我爷爷的药材里没这个。

男子争辩，这就是你们给开的药，我都吃七天了，你们说怎么办？如今想赖账，没门，老天也不答应。

爷爷缓缓说道，莫急。话音未落，爷爷用药勺将何经络说的那味药材单独拨开，离其他药材远远的。说，这个是黏毛黄芩的干燥根，入不得药。如果我没有猜错，你这个是七天前去二里地大集上买的，卖这个的人是南方口音，头发梳得像两片瓦，脸二指宽。

男子顿时没了怒气，结结巴巴地说，不管怎样，反正在你这抓的药，吃后没效果就得给说法。

爷爷摸着何经络，哈哈一笑，这有何难，缺一味黄芩而已，又不贵。然后柔声与何经络说，去，给这个大伯抓一把黄芩来。

七岁，何经络被禁止前往爷爷的诊所。何经络哭过、闹过，但父亲说，不要去那里浪费时间，又苦又累又挣不到钱，何经络今后要学的是金融或其他专业。何经络反驳父亲。父亲来了一顿劈头盖脸教育，要想当好中医，晒药、识药五六年，炮制、分药、熬药五六年，抓药包药五六年，还有其它，没个三十年你出不医。像你，如果不做生意，家里哪来的房子，用什么养你？！父亲的这通教育持续到何经络高考。

何经络高考结束，爷爷病恹恹。悲痛之余，他将爷爷诊所的每味药材都收藏了一克，然后瞒着父亲偷偷藏下爷爷的药方记录本。没多久，父亲转让了爷爷的诊所。

到了大学，何经络决定遵从内心，决然转学中医。七岁起就一直心心念念的中药材味道再次敏感地进入他的神经。他贪婪地跟教授学习，也随身带着爷爷的药方记录本，似乎隔着时空跟爷爷学习。何经络成了学校中医学专业的佼佼者。不到7年，他还不满25岁，已能熟练接诊——他打破了父亲的说法。

一阵风吹来，柳条变成柔顺的液体，似水流，又似水波。何经络深呼吸、半蹲、勾腿、推掌。河面上也有一个何经络在打太极。风有点调皮，偶尔将河面的何经络碎成一道道波光，很快又将何经络完整聚在一起，还是河岸上的何经络一样。

几套动作下来，何经络要返回他的诊所。他快步走在河边，一阵风带给他有关爷爷的记忆：血脉视为身上的河流，河流不通则易堵，中医人讲究的就是疏通经脉，所以，爷爷给你起名叫——何经络。